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補
第二十九回 訴往事窗外站癡人 辭側室園中談摯語

話說寶、黛二人談了一會詩，黛玉把賞賜物件珍藏好了，便進房卸妝。寶玉跟了進去，見黛玉寬去外罩衣服，步向妝台卸除簪飾，纖纖玉手重理烏雲，越顯丰神嫵媚。寶玉歪在桌上一張杌子上瞧著出神，黛玉星眼微睜，故意將掠鬢的抿子輕輕一灑，微微幾點水兒到了寶玉臉上，才自覺著。寶玉便笑道：「我記得頭裡史大妹妹同你睡覺，早上我來瞧你們，定要攆了我出去，你才肯起來穿衣服。如今為什麼很大方呢？」黛玉抵著嘴笑，半晌才開口道：「那年我才來，大家都還小，在老太太住的套間裡，不是也在一張牀上，這時候何曾理會什麼呢？」

「寶玉道：「那時同著一張牀上，雖然親近，總是兩樣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別講古話了，他們那裡，你也好幾夜沒有過去，別盡在這裡討人厭。今夜隨你便到那一個屋子裡去歇著，讓我安安靜靜一晚。」

寶玉又胸臆延挨了一會才起身，叫老婆子掌燈陪至怡紅院，先到紫鵝那裡，剛進外屋門，一個小丫頭正提著水桶要往裡走，見了寶玉，便站住叫道：「姑娘，二爺來了。」話聲未絕，只聽得輕輕「呀」的一聲兒，把裡間房門掩了。然後聽紫鵝在裡面笑道：「睡了，不起來了。」寶玉把門一推，已經門上，便道：「你姑娘叫我到這裡來的，姑娘是關了門了。」紫鵝道：「那麼請二爺到晴雯姊姊屋裡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怕到了那裡，照你樣關起門來，便怎麼樣呢？」紫鵝道：「他是不關門的。」寶玉問：「為什麼你關門，他不關門呢？」紫鵝笑了一笑，又道：「還有麝月在那裡說話呢。」

寶玉回身便走，道：「你不關門，少不得和你姑娘算帳。」當下徑往晴雯處，先在窗戶外聽了一聽，果然是麝月的聲音，道：「那也沒有什麼要緊，蔣家去住了兩天，姓蔣的又不在家，第三天就把他送了回去，還是原封不動一個襲人。」晴雯冷笑道：「你這句話就是真的，還虧蔣琪官倒有一點良心保全了他，不然這會兒襲人要做媽呢。」麝月道：「話別說盡了，一個房子裡多年的姊妹，三天不好，也有兩天好的。他瘦子好容易巴結進來了一趟，摸不著一點門路，可是要你看開一點，在奶奶跟前幫襯一半句話，回了太太叫他進來，也占不去的什麼，別要太狠心了。」晴雯大聲嚷道：「我的麝月姑娘，你和他本來交厚，他是該進來的，我便是什麼狐狸精，寶玉是我誘壞了該攆的。」麝月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那些話是他在太太面前挑唆的嗎？」晴雯道：「沒有他暗地裡撥火兒，太太就能編出這些話來？你知道不是他到底是誰呢？可還出一個人來。」麝月半晌又說道：「那我也不敢憑空指誰。」晴雯道：「可又來，我正病得四五天水米不沾牙，生巴巴炕上拉下來，退送到那一輩子沒有見過這樣骯髒屋子裡，偏又撞著這些黑心腸的人，憑你嚷破喉嚨要口水喝也沒人來理。」麝月笑道：「沒人理，那窗戶外上的茶吊子就飛到你嘴邊來了。」晴雯聽說，估量那一天寶玉出去看他的情節，麝月已經知道，不與分證這話，又接下去說道：「把我裝在棺材裡抬出去，要不是天有眼，連這幾塊骨頭也不知那裡去了。如今我倒進來了，他氣不服，有臉兒只管進來，太太還有替己月錢分給他呢。難道我敢攆他出去嗎？」

麝月道：「別的事都不用提，就是你出去了，他也整整的哭了幾場。你沒有親眼瞧見，信不信由你。太太吩咐除你貼身穿的衣服外，不許拿一點東西出去。他私下瞞了太太，把你所有的銀錢、穿戴細細拾掇了半天，不少一件包了包袱，還把他自己幾錢打發宋媽送到你家裡，可是有的嗎？便這上頭，也該見人家一點子情。」

寶玉在外面聽了講論襲人這一番話，便不高興進去，一個人回到瀟湘館。想起鶯兒這幾時再不和我說話，不如去問問鶯兒，不知襲人的瘦子進來說了些什麼，借此也可去搭訕搭訕。

慢慢的走到鶯兒那邊，見門已關了。紙窗上照著燈亮未息，又聽鶯兒在裡面歎了一口氣。寶玉便悄悄的叫道：「鶯兒姐姐開一開門。」鶯兒不應。寶玉又連叫幾聲，裡面才應道：「可是二爺嗎？為什麼三更半夜跑到這裡來，奇不奇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來問你一句話。」鶯兒哭喪著聲氣答道：「二爺如今是心滿意足的了，恆死的已經恆死，活著的不過在這裡現世，還有什麼話來問我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可聽見襲人姐姐的瘦子今兒進來，說了他些什麼？」鶯兒道：「二爺問襲人嗎？左右不過也是熬煎著死，各人怨各人的命罷哩。」寶玉又問道：「你到底知道襲人姐姐有什麼話沒有呢？」鶯兒再不答應，「撲」的一聲把燈吹滅了。

寶玉站在廊簷底下呆呆想著：大凡一個人在性情脾氣，都因遭際而異的。鶯兒從前出言吐語何等樣柔順，如今大變了。

於是因鶯兒想到寶釵，又因寶釵想到襲人，死別生離，纏綿寸抱，不禁掉下淚來。呆了一會，仍回黛玉處，叫開門進去歇了。

到了次日，賈璉傳齊賴升、林之孝、吳新登等一眾管事家人，僱備人夫。鳳姐命吳新登家的來到瀟湘館，回明黛玉道：

「璉二奶奶打發來領綴錦閣的鑰匙，璉二爺親自在那裡照應起運寶銀上庫，入了收帳再送來過目。」黛玉便命雪雁取鑰匙交給吳新登家的道：「今兒一天不能運完，鑰匙存在那邊不必再送過來。」吳新登家的答應出院，來到鳳姐處回明這話。賈璉先到帳房裡囑咐管帳相公們幾句話，帶了隆兒、興兒兩個小廝進了園門，一徑來到綴景閣，早有吳新登帶領人夫，備了擔子伺候。賈璉便命開鎖揭封，進內搬動挑運上庫。點齊了十擔，派一個人輪流押送，掣回籌碼，兩邊記了數目。賈璉在門外照看，隆兒悄悄拉了興兒一把道：「橫豎這銀子沒數的，咱們何不撮巧宗兒進去拿幾個使用。」興兒搖頭道：「不想發這宗財，你沒聽見太太那裡的王老媽，他瞧得眼紅了，起了貪心，財沒有發得成，白耽了個壞名兒，還嚇得七死八活，如今病著要瘋呢。那是林姑娘的福分鎮治的，別人敢動他一個邊兒？」隆兒笑道：「我當真豬油蒙了心，白說著玩罷哩。」這裡事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賈璉出去了，鳳姐便向平兒道：「我昨兒晚上對你說的話，就去走一趟，討個准信，好回報人家。」平兒忙應道：「我正要去了呢。」說著，便到王夫人處找玉釧兒，彩雲說：「他到大奶奶那裡去了。」平兒轉身就走，一徑進了園門往稻香村來。知道今兒綴景閣那裡起運銀子有腳夫來往，繞了遠路兜轉。

走過山坡，相離不到十餘步，前面有兩個老婆子一路行走講話。一個就是玉釧的娘白媽，一個是管園子的祝媽。白媽指著地上道：「你瞧樹上的果子刮了許多下來，雖然沒有很熟，白糟蹋了。今年春裡雨水多，外邊這些東西見新的都沒味兒。」

「祝媽道：「可不是，這園子裡的比外邊買的強，因沒派定人，沒人來照管，過幾天就好了。孀子你不知道，底下去又另換一個勢派了。昨兒寶二奶奶請了大奶奶、二奶奶到議事廳上講了半天家務，璉二奶奶就插不下一句話。說起那位寶二奶奶，再沒那麼仁慈寬厚，比璉二奶奶一個竟在天上呢。」平兒聽了便煞住了腳，讓他們走遠幾步才高聲叫道：「白媽，你多早晚進來的？」二人回過頭來見是平兒，祝媽先吃了一驚，心想幸虧相離還遠，估量著剛才說的話他未必聽清。兩個人便回身迎了上來。祝媽先開口道：「白孀子到太太那裡請了安，進園子來瞧瞧我，偏我走了開去，回來碰著他，拉到我屋裡去歇歇。姑娘到那裡去？我瞧著許多人在那邊扛銀子呢。」白媽忙接口道：「才到奶奶那裡去請安，瞧瞧姑娘，紅姑娘說奶奶正忙著也沒得進去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難為你，今兒你自己進來，還是太太叫你進來呢？」白媽道：「我自己進來的。」平兒又問道：「見過玉釧妹妹沒有？」白媽道：「我在太太屋裡沒瞧見他，也沒什麼話和他說，就這孩子年紀也大了，盡仔跑開去玩。姑娘見了他，替我管教管教。」平兒道：「那是你過慮了。如今太太很看重他呢。」白媽眼圈兒一紅，道：「我底下也只靠著他呢，但願依得姑娘的話，就是這孩子的造化。」平兒又和他說了幾句閒話，各自分路走開。

且說玉釧因聽了鳳姐的話，心上怪不受用，悶坐不過，想到稻香村來看看園景。一路到了李紈院子裡，聽見湘雲、探春許多姑娘們在裡頭說笑，玉釧原是到此閒逛，沒有正經說話可回，便到碧月屋裡說了一會閒話。起身出了稻香村，順路要到紫菱洲去走走，頂頭撞著了平兒。

平兒和玉釧本是素日相好的姊妹，一見面便笑臉相迎的。

不料今兒玉釧見了平兒沒言語一聲兒，登時沉下臉來，一扭頭回身便走。平兒心裡想道：「奇喲。我口還沒開，怎麼惱到我身上來了。」欲待不理他各自走開，怎樣去回覆奶奶，且傷了姊妹相好的情分，只得趕走幾步，上前陪笑臉向玉釧道：「妹妹慢些

走，我來和你說話呢。」玉釧回轉身來答道：「你那一個見風使帆飛高枝兒的主子，我那一隻眼睛裡瞧得進去。」一面平兒把他拉著手，兩個人在一塊石子上坐下。平兒又陪笑道：

「你別生氣，並不是奶奶叫我來的，因我昨兒聽見一句話，猜不透你心上的盤算，咱們好姊妹，自來問問你。我想起來先前太太去討鴛鴦，不是我在背地裡敢說這句話，怨不得鴛鴦不願意。講到你，如今林姑娘也瞧出他的行事來了。晴雯不過嘴上頭躁一點，其實也沒有掉三窩四的壞心腸。紫鵑更不用說了，比鴛鴦，可不把你抬到雲端裡去了，到底還有什麼不如意呢？」

「玉釧只是拿著塊手帕子擦眼。平兒一瞧，手搭在他肩上，堆著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害臊說不出的話，你還不知道，這都是林姑娘的好意，為著你家姊妹，所以要照應你，倒不是寶玉有什麼私意。」玉釧才說道：「我也知是林姑娘的好意，就這寶玉鬧的我家姊妹死得那麼傷心，又落了一個不乾不淨的名兒，我因此反去做他屋裡人，心上怎麼過得去？再者，晴雯、紫鵑兩個已經過了明路，底下去，鴛兒只算未必，麝月、秋紋這一窩子總要留一兩個，襲人現在他家裡，保不定不弄他進來。難道咱們這一班人都要跟寶玉的嗎？林姑娘我感他的情，少不得過一天去磕頭。我對你說這些話，你奶奶跟前說得的，說了兩句，說不得的，別去多嘴，放在你肚子裡就是了。」平兒點頭，又問道：「你媽今兒進來，別太太和他說了什麼。」玉釧忙問道：「你見我媽麼？」平兒道：「才進園子裡來瞧見他，這會兒在老祝媽那裡，估量還沒走呢。」說著兩個人站起身來。平兒一抬頭，見在一株楓樹底下，四面瞧了一瞧，笑道：「怨不得事沒成就，原來一個地方風水不吉利。」玉釧問：「什麼風水？」平兒道：「不和你講罷。」玉釧道：「我也不愛聽你嚼舌，我要找我媽去呢。」當下平兒又瞧瞧這地方，自己不覺發笑道：「我還要到山子背後瞧去。」一頭笑著，當真往裡邊瞧了一瞧，出來道：「今兒可沒有人躲在裡頭了。」平兒這番言動，倒把玉釧怔住，因笑向平兒道：「做什麼？青天白日你見了鬼了。」當下各自走散。玉釧自找他媽去，平兒回到鳳姐屋裡，告訴了玉釧的話。

鳳姐因黛玉要他管理家務，重新提起精神辦事，這第一件就不得成功，似乎掃興丟臉，便生氣道：「太太已經應許，怕他不依？」立刻要傳賴升家的叫玉釧的娘進來，當面吩咐，以勢凌壓。平兒在旁再三解勸道：「這原是寶二奶奶的好意，奶奶這樣翻騰起來，玉釧的媽有什麼不願意呢？保不定玉釧執性，再開出點緣故來，叫寶二奶奶怎樣過得去呢？奶奶倒落了個抱怨，也不犯著。明兒我去和寶二奶奶說，包管他沒有什麼芥蒂，還想法兒提挈玉釧呢。」鳳姐聽了平兒一番話，細想也似有理。且因他這場病後，諸事留神，不敢任性逞強，便丟開了手，任憑平兒自去回報黛玉。果然黛玉瞧起玉釧，說他立志存心令人敬服，反悔自己唐突了他。心上盤算了一會，定了主意，去見王夫人。

講到寶玉，從賈母處回來不見黛玉，便問：「奶奶呢？」晴雯正在裡頭，聽見寶玉回來，忙趕出來笑向寶玉道：「有一件奇事告訴你，別聽見了盡仔嘮叨起來，人家又嫌我多嘴呢。」

「寶玉便拉晴雯挨著身子坐下，問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和我講了，我再不告訴別人。」晴雯道：「那倒不是要瞞人家的事，就怕招惹你的呆性出來。我先問你，玉釧兒這個人好不好？」寶玉怔了一怔道：「你為什麼忽然提起他來？你問我，我瞧女孩子那一個是不好的呢？」晴雯嗤的一笑道：「依你這樣說，老太太屋裡的傻大姐，他也是個女孩子，你瞧著他也是好的了？」

寶玉忍住了笑，向晴雯道：「咱們講正經，你到底為什麼問我這句話？難道為他姊妹的事

，他不理著我，就硬派他一個不是？」晴雯搖頭道：「不為這些，我和你說了罷，姑娘托璉二奶奶和太太討他來給你做屋裡人，他反不願意，你說奇不奇？」寶玉聽了晴雯的話，又想起當日梨香院齡官的故事，便對晴雯道：「這也算不得奇事，我早說過，你們的眼淚不能葬我一個，襲人尚然有意外之變，何況別人？」晴雯聽說到襲人，便沉下臉來道：「你想襲人何不去叫了他進來？」說著，一扭頭站起身來要走。

寶玉正去拉他，只聽見黛玉走進來，笑嘻嘻的問道：「二爺在家嗎？請到太太那裡去道喜呢

。」當下小丫環打起簾子，黛玉含笑進來。寶玉問道：「我早上在太太屋裡沒聽見說什麼，這會兒叫我去道什麼喜？」

說著，又向雪雁道：「可是你姑娘哄我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我說給你聽，為的有個緣故，我要認玉釧做乾妹子，太太也知道我的意思，很歡喜，就說你要認他做乾妹子，不如我認他做乾女兒。剛才已經拜過的了。太太要揀個好日子請客，叫他到老太太那裡去磕頭呢。」寶玉歡喜道：「妹妹真是我的知心，那麼著，我心裡也過得去了。橫豎太太要揀日子擺酒，我到那一天與太太叩喜未遲。」

黛玉道：「也使得。還有一件事統告訴了你，叫你越發樂一樂。咱們先前梨香院這班女孩子都散開了，後來因為芳官在你屋裡淘氣，太太連各處派給使喚的打伙兒攆了。」晴雯在旁，不等說完觸起舊事傷心，便默默的自回怡紅院去了，眾人都沒理會。又聽黛玉道：「太太因為擺酒要叫班子，想起園子裡頭向來有一班小戲子，不如把攆的女孩子叫他們回來，同清音班住在梨香院。多早晚老太太高興瞧戲，他們伺候著現成。已經告訴鳳姐姐，吩咐外邊叫去呢。」寶玉聽說要叫芳官這班人回來，園中越發熱鬧，又得與芳官親近，正是離而復合，事事稱心。

再講榮府族中風聞有上千萬銀子發給房族中營運，各人畫策門路，或想囑托賈璉，或想賄通鳳姐，以圖捷足先登。不知此事出於黛玉調度，無所用其資緣。外邊如何明白？先是賈芸心上盤算去走鳳姐門路，又怕如前一回謀幹工部事件，白糟蹋了些繡貨，鳳姐推辭不管。先要他母親進府去走一趟，到小紅處探聽些消息。又恐鳳姐生疑，事不成功反累小紅受毒。左思右想，不得主意。直至那一日賈璉邀齊族眾，照依黛玉開單所議，宣明一番，各人照著派定的章程自去幹辦。遠處先行，制備行裝，聘請伙計，銀子都已現成，照數支領。眾人自有一番議論，有的說近處便於照應，有的說遠地方去見識蘇、揚風景，有的說從陸路走克期可到，有的說走水路省了腳價，有的說銀子多了要請保鏢的，有的說搭幫同行也不怕什麼。分頭打點，各自經心。這許多承領銀本之家，都仗著財福星鎮住，到處貿易獲利。內中有幾個不務正業刁鑽遊蕩的人，皆化而為善，不敢營私舞弊，激發天良以圖報效。此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當下因親及親，因友及友，來薦幫伙的，來求投靠的，不計其數。鬧得賈府族中紛紛攘攘。書中先敘出一個人來，不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